

■抗战特稿



吉连海的全家福，右二为时任山西省新泰纺织厂工会主席的吉连海。

从抗联战士到厂工会主席

那天，吉连海老人流着激动的热泪，给我讲述了他的哥哥吉连海，从抗联战士到厂工会主席的光荣经历。

七七事变后，在一位本家叔叔的带领下，13岁的吉连海从山东潍坊，来到哈尔滨市秋林公司当学徒。到1942年，在这位本家叔叔的影响下，吉连海等一批在秋林公司工作的爱国青年，毅然投奔了抗联，因为这位本家叔叔是我党安排在秋林公司的地下工作者。在林海雪原里的抗日游击战中，让吉连海一生最难忘的是，他曾经在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生前的东北抗日联军里战斗过，正是这位与日寇殊死搏斗中为国捐躯的女英雄，影响了他的一生。从此，在茫茫

的林海雪原中，誓与小日本血战到底的吉连海，在多次面对死亡和绝境的考验中，不但锤炼成一位英勇善战的指挥员，而且还把他培养成一名，随时把自己的生命献给最崇高信仰的共产党员。

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，吉连海所在的东北抗日联军，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3军，吉连海任128团二营四连连长。在最惨烈的解放四平战斗中，冲杀在最前头的吉连海身负重伤，待休养痊愈后，他参加完解放锦州战役时，一路南下打到解放海南岛。特别是在连续阴雨40天的战斗中，他们没有脱过一次衣服晾晒过，有不少战士身上的肉都被雨水泡肿泡烂了，可他们全然不



由抗日联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3军时，时任182团二营四连连长的吉连海佩戴军功章留影。

□牛雅文 文/图

顾，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，有的洒满了自己的鲜血，有的伤残，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由于长时间的劳累和营养不良，让吉连海患上了严重的肝病，可是他从来就不声张，继续参加战斗，结果错过了医治的最佳期。到1950年，吉连海又就地参加了土改，并任工作队队长。

1953年，吉连海从海南转业到山西省新泰纺织厂任工会主席时，尽管肝病加重，可他置之度外，又把心全都操在了职工的身上。到1960年，积劳成疾的吉连海死于肝硬化。在弥留之际，他感慨地对前来看望他的弟弟吉连海说：“无论是作为一名军人，还是作为一名工会主席，我的一生让我无怨无悔。”

樱桃沟里的抗战遗迹

□户力平 文/图

在香山樱桃沟里，有两处抗战时期的遗迹，即“保卫华北”和“收复失地”石刻，是79年前北平（京）的热血青年留下的。1931年“九·一八事变”之后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，随后妄图向关内进攻，占领华北。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，反对华北自治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，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，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。

“一二·九运动”以后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形成了高潮，北平进步学生运动活跃。1936年2月1日革命青年群众组织“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（民先队）”正式成立。当年暑假，“民先队”在香山樱桃沟举办“平西樱桃沟抗日救国军事夏令营”。参加人员有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燕京大学、东北大学、中国大学、辅仁大学、师大附中、女一中等学校的民先队员。夏令营从7月11日开始，每期10天，共约五六百人。

他们在樱桃沟水泉旁扎起营帐，打起地铺，支起锅灶，燃起炊火。在退谷亭内吊起马灯，围起雨布，设立了夏令营司令部。担任司号员的是北大教育系学生陆平，每日黎明攀上一块巨大的岩石上，吹响军号，唤醒营员们，揭开一天的紧张训练生活。

营员们学习军事常识、游击战术，举行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，同时举办政治讲座，邀请著名教授演讲，宣传抗日民族统一



战线的方针，分析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形势，还组织实施讨论会，演出救亡戏剧等活动。

一天午后，陆平站在退谷亭旁，吹过午休号，正欲返回指挥部休息时，突然听到附近传来阵阵的凿石声。他走过去一看，发现清华大学外语系学生赵德尊正在用地质系采样工具，在一块青灰色的岩石上刻出一个苍劲有力的“保”字，陆平心领神会，连忙接过他手中的工具，二人相互倒换着，在岩石上凿出“保卫华北”四个大字，且呈十字形排列。每个字阔约六七寸。随后他们又在附近的一块岩石上刻下“收复失地”四个字，这是当时每一个热血青年发自内心的最强音。

经过几十年的风雨沧桑，“保卫华北”石刻依然完好地保存在樱桃沟里，而“收复失地”石刻因处于土坡之下，由于坡土流失而被掩埋，直到十几年前才重见天日，字迹依然清晰。1983年12月“保卫华北”石刻被移置沟上，1992年9月被列为“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”。这两块珍贵的石刻，见证了70多年前北京热血青年的抗日爱国之情。



我采访过“小兵张嘎”

□艾双新 文/图

嘎》的原型人物、著名抗日英雄赵波（左）。

赵波老人把我们让进屋，只见墙壁四周挂满了锦旗和牌匾。“小兵张嘎留美名，老将赵波尤可敬”……此情此景，让我们对赵老肃然起敬。74岁的赵老记性好，很健谈。他向我们讲述了当年打鬼子的史实和拍摄电影《小兵张嘎》的故事情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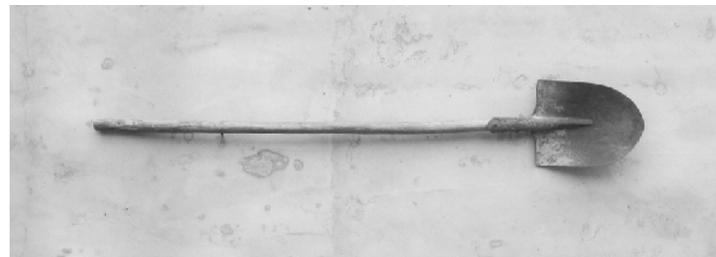
1995年7月22日，《北京工人报》在头版头条，刊登了我撰写的文章——《“小兵张嘎”今何在》，受到了职工们的好评。

十年之后的2005年7月13日，我第二次来到白洋淀，再次采访了赵波老人。一见面，我对赵老说：“我是《劳动午报》的记者，就是过去的《北京工人报》，后来改名了。十年前，我采访过您。”赵波说：“我想起来了，你写的文章，在我们县里都传开了！你给我寄来的10份报纸，我

也收到啦！”“赵老，今年是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，再次采访您，您就多讲讲抗日斗争的事。”赵老微笑地说：“我现在84岁了，这些日子，我就是个大忙人，自从被县委宣传部聘为革命传统教育宣传员之后，我就没闲着。你的要求，我一定满足。”在半个多小时的采访中，赵波老人向我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。

2005年7月25日，《劳动午报》在第二版用整版篇幅刊登了我写的文章——《白洋淀的“小八路”》。据县委宣传部的同志介绍，他们已收藏了此报纸。

20年之后的2015年7月25日，我第三次来到白洋淀。遗憾的是，未见到赵波老人。县委宣传部的同志说，赵波老人已于2007年9月病逝，享年86周岁。愿抗日英雄赵波老人安息，人们永远怀念他。



铁锹上的血泪仇

□张希合 文/图

我家有把小铁锹，它是日本侵略者奴役残害中国人的铁证。

1943年，侵占了我家乡的日本鬼子，经常受到从北山下来的八路军的袭击，有时会端掉他们的炮楼。所以，鬼子强迫村民在北山根儿给他们挖防护壕：两丈深，两丈宽，每隔一两里修一个炮楼，派人防守，妄图以此阻挡八路军的南下。

那时我家7口人，按日本人的规定得出两个劳工。哥哥不能去，因为他是八路军的秘密办事员，鬼子在抓他。我又小，才8岁，还是个孩子。雇工又雇不起，父亲很是发愁。我自告奋勇地说：“爸，我去！”父亲说：“你行吗？”我说：“行，反正能顶个数儿！”父亲只好说：“你能顶数儿就行，但一定别累着！”

北山根儿，距我家12里地。我们早晨去，晚上归，中午自带干粮。若吃不饱，晚上回家再找齐儿。12里地按说不算太远，但对我这孩子来说确实够受。因为

我扛的这铁锹比我还高，走路走得我脚心儿像断了似的疼，以后就留下了病根儿，走路一多就针扎地疼。去北山根儿的半路还得走搭石过河。搭石距离大，走不好就掉进河里。有一次我掉了下去，鞋袜、衣服都湿了。没办法，就这么湿着走回家。此后，父亲就背着我走搭石过河，一手背过去搂着我屁股，一手拿着两把铁锹。

我们这些人没一个心甘情愿给鬼子挖壕的，监工的鬼子不在我们跟前儿时，我们就出工不出力。有一个人胆儿大，干脆把铁锹放倒坐在上面歇着。可鬼子在偷着监视着呢，发现他坐着，就立即跑来用皮带抽他。觉得还不解气，就让他把衣服全脱了，再随便地抽他，抽得他嗷嗷直叫，鲜血淋漓。所以，我恨透了小日本儿！

70多年过去了，我依然保存着这把充满血泪仇的小铁锹，它让我永远牢记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迫害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为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